

孟子論衡



卷一至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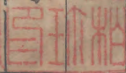


831493

孟子論文卷第一



滋陽牛運震階平學



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截一宕落筆嶄然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疏快萬取絕倫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一 空山堂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句婉不折

奪不饜。四字練極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只兩句簡

勁駿快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倒轉作結妙極斬截。突然轉關突然收住文

勢盤旋飛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奇語出人



外意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善說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

鼈。從靈臺靈沼想出。意思妙於尋聞。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清姿逸致

唱歎深長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只疊一句便妙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佳得妙更作結束便無味。較上節詳畧各有其妙。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二 空山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省筆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語亦疏快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國策活調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

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設喻快奇生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顛倒便有

口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渾得

妙若他人操筆定將未節意。思說在此處便平行少味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層疊收頓。文勢便厚。疏越清快。悠宕悠揚。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亦用疊筆收。頓結構甚緊。然而王者未之有也。掉筆勁折流轉。此又作。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三

空山堂

反收與前別換一調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帶

喻妙峻爽似國策說辨文字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罪歲二字硬派得奇

此段即次節輸中之意留在此處說。明恰好作結文字出沒隱見之妙如此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兩問突兀峻挺咄咄逼人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率獸食人語極刻。毒細思卻極平恕。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言之惻然要為民。父母者捫心自問。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只率獸食人四字層層洗剝波

折不窮。深痛極悲之言傷心慘目千載下猶不忍聞。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收用婉語。卻更緊妙。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語亦沈痛。如之何則可。

孟子論文。卷一。梁惠王。四。空山堂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梁惠王語極哀憐。孟子語極壯浪。蓋梁王頹喪

之餘須有此激昂剛決之氣以振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結法亦斬截。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

出語人妙得此句通篇都成調笑神情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

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三字

練極妙用追述蹊徑一新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至言精確正大千古不磨老子云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與此同一精當不刊之論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

此語亦帶調笑

七八月之間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五

空山堂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

其如是。

頓挫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純作扯開一邊語絕不著落襄王妙

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

誰能禦之。

隨手又帶一喻。旱苗易雨勞民易仁兩兩作照若對若不對局仗甚新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一句截住隨手生起下文篇中多用此法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得

妙問得亦妙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蕭洒有別趣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饋鐘與

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敘法簡淨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隨筆拖起難端又隨即一筆拚過伸縮擒縱妙不可言三句三轉文情盤旋宕漾

如春雲初展飄風驟回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六

空山堂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長句逸致裊裊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又變前說

更起詰難步步引人入勝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低徊宛轉口角活肖三句中

藏無數轉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一路閃閃灼灼至此直下指點

豁然分明連下三也字醒快不可言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輕妙妍雅真左

氏筆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

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戚戚句入微之言。拖一

句應前起下筆有神助。兜轉一句千里龍脈忽然合攏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緩緩設喻文勢

又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疾擒陡喝一篇警策處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

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七

空山堂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陡然大轉波瀾排疊是文字大開大合處。前半多作鈎勒之筆至

此則沛然莫禦矣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又生一波曰。挾太山以超

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設喻最奇故王之不王。非挾太

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疊一句頓挫咏歎是折枝之類

也。軒爽透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暢言之文

情最酣肆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黃河千里忽然一曲。複一筆呼應收轉甚緊。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前文滔滔汨汨至此忽作如許峭語，文情媚媚之極。承上起下文，勢小歇，所謂遲其聲以媚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此一折又

開一大段文字，所謂水窮雲起。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孟子論支

卷一 梁惠王

八 空山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空中撰設以廓其勢，此文

家故作挪展挑弄處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此句最刻毒，調而王

豈為是哉？隨手掃卻，總不著一呆筆文。曰：否，吾不為是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又一折轉文，勢風發雲湧。欲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妙喻奇情，別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忽作整語。振筆疾掃。文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拖一筆以歇文氣。而下意已開。文勢忽整忽散。得力處真如破竹。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九 空山堂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前文灑灑已極。此下又變爲平恬清暢之音。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

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婉痛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兩節反正開闕以盡其致 山直世谷六樂耳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千畝之宅。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無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祇此一節是正經實落經濟篇中鉤勒頓挫千迴百轉重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十 空山堂

波疊浪而後歸宿於此有綱領有血脉有過峽有筋節總在不使一直筆又不使一呆筆讀者熟復於此其於行文之道思過半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逸飄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一復 句更風神。減一字增二句。參差雋永。不知其音節者。當看其句法。

雋永不知其音節者當看其句法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清空如話曰不若與

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分劃提極全在此節

動刀甚微  
若然已解

臣請為王言樂單提一句  
轉關歇頓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樂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代字法妙司馬相  
如難蜀交似此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數句中  
悽愴纏

餘得怨誹  
詩人之旨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士 空山堂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

民同樂也純用白描三迴四轉不厭其複  
極絢爛卻極淡永  
淡永之味愈咀愈妙  
孟子中此等

文字尤  
不可及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抑揚唱歎何等風神  
摹神之筆  
偏說無疾病妙想  
野人愛君無過此語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同樂不同樂妙在倒跌而出  
劈分兩大段換脚不換頭



一樣景兩樣情清折白描繚繞往復異  
樣格調絕頂神趣孟子篇中有數文字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於傳有之四字  
字答得活妙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不必辨  
文囿七

十里之有無即芻蕘雉兔皆往亦不必定有此事妙  
在就文囿王囿硬派出大小說來卻有奇情至理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三 空山堂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一語折倒  
劉刻道篤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接口分出兩種疏越明快  
通篇兩截格疏爽條達

孟子本  
色文字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天畏天語極厚極  
與而氣格自爽暢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斷制處斬釘截鐵。交鄰分舉四人好。勇又並引兩人是一篇結構關照處。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三

空山堂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連排三句健骨勁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倒字句法謂孟子見齊宣王宣王見之於雪宮也

王曰賢

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此篇多用

淡宕之筆惟太史公深得其妙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

也。折婉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句法



甚練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四字束上起下最妙。典制之體敘述妙有風致。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閉暗胥譏。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十四

空山堂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參錯

用韻語極峭古。又極風韻。若流二字摹神。敘語風流逸宕。音節絕佳。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解四字奇情古趣。風神宕漾不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收法語。寬意緊。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收筆高絕韻絕。淡筆住得有味。更不迴顧。已說妙妙。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答語活甚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典制之文

簡古質實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

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引拖得好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奇語人不敢道詩云。乃積乃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五

空山堂

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

方啓行。說詩如此變通。後人何處置喙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愛厥妃。即說詩之旨。預提在前文字參差變換處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二語補足詩意。引伸不盡。想當然語。說來酣暢入情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兩節無中生有。鑿空入妙。兩節說詩處。引伸變通。有妙悟無



帶解。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此等語。聖人不肯道。先儒不敢道。不能道。獨孟子公然說出。卻有奇情。至理得不推爲千古絕論。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竟住冷然入妙。

三則如之何。森挺緊切咄咄逼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語帶

妙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六 空山堂

知其亡也。庸主輕於進退。二語寫盡。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語微至而婉轉。如不得已四字。寫出深心苦衷。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畫出如不可得已光景。左右皆曰不

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拉入刑殺件說不嫌添設。此段獨綴一句參差而悠暢卻是末段語。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收語老勁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老吏斷獄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七 空山堂

為不勝其任矣。筆態翩翩輕妙絕倫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則何如妙語極雋冷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妙在不說破接連又設一

喻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

教玉人彫琢玉哉。則何如極蘊藉則何以異於教玉人云云極尖穎

齊人伐燕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問答俱先平後側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活絡語平中自具側勢筆筆疏爽疎動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水益深火益熱

語痛切而深妙此篇筆法如輕雲活水平水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

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語帶調笑問得迫急答得卻開眼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六 空山堂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偏不便說何以待之妙引書與本文有異同是不

抄印板者古人徵引多如此兩引書詞中開參用釋文引伸其義極有手法若大旱之望云云若時雨降

兩喻脈理自相呼應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恣暢言之說得透快盡情天下固畏



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擺

開閣交境  
盤旋飛動

王速出令，反其旄，俛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危語有劫持。掃興之極。孟子所不欲言。然除此更無策矣。

鄒與魯鬪。鬪字好笑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三字鑽心刺耳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九 空山堂

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斷語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報昭然，諒得可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答詞與問語針針相對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開與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一句轉

語氣纏綿激昂動人扼腕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三

空山堂

乎？無君，我將去之。

語側側動人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語似實而意則主妙。譬

分兩策卻長短參差平中有側絕不板執。借或曰發論亦文家活脫法

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數句中包無數轉折類雋

活脫有筆  
鋒有神  
吻  
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正與臧倉語中何哉兩兩相對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

鼎與曰否謂棺檸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

同也  
辨語簡而盡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孟子論文

卷一 梁惠王

三

空山堂

不遇哉  
妙在將感憤語放在他人口中而自己以超脫應之極有身分。此篇鍊極是孟子極著意文字

字

桐山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孟子論文卷第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韓孫毓址全校



孟子論文卷第二

滋陽牛運震階平學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嘲笑不堪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一

空山堂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哭下一語極驚人。下文卻款款分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看他運用虛字旋轉有力。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簡括

一篇商本紀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



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說商事層層轉折如波疊雲披

文勢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甚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一筆拗轉有抗鼎拔山之力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夾縫中著此節束上起下文氣閒暇有餘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敘次俱有波折有手法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二 空山堂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兩不

改句斷句法 道雋之極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宕開一層 條達深厚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夾說德作帶筆妙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住法勁峭 疊連三筆作總收朴勁

之極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陡然插入孟賁不倫之極。妙在從孟賁生出北宮黝。孟施舍二人是文字機趣相生處。又陡然插入告子

生出下文無數波瀾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奇語可入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三 空山堂

之。敘北宮黝文勢參差蟬聯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孟施舍小傳自用敘又一寫照法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儼得不倫不類甚妙甚夫。二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施舍二句全無關道理祇是借此

點次出曾子耳此文家機法之妙也宋儒說理之文斷不能作此等筆墨矣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此卽下文浩然之氣影照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字守法古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斤斤較量似甚無謂愈誕愈妙

文勢一鎖自己與告子兩邊身分俱已映到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勁格高調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精微之理道健之筆。數節說理精鑿深粹韓子所謂醇乎其醇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四

空山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奧甚。精奧括道經子書之妙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曉人不當如是邪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劈分二語

峻絕浩然之氣廣大深奧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兩其爲氣也雙提振聳使人變聽改觀。直塞

配餒等字字字有用意處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一句一轉筆筆

子一筆文勢。繞盤旋如此結構乃不散漫。集字襲字字法。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本作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疊一

筆作過節理更長。文勢亦更紆妍。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一筆宕開正喻。夾說文意甚奇。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綴二語作收極風神。引喻荒唐之

甚然妙處正在此。宋人一喻極荒誕似莊列寓言。上節作一欄截。此段又放開文勢。方不板執。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五 空山堂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衰周諸子之病盡此四項。較前段更有奧理

而筆筆提起如峭壁。疊嶂四面斗絕。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此下數節文氣

忽然一平至末數節乃又提起。作收文字最要如此轉換。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三字簡冷。有含蓄。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六 空山堂

則學孔子也。三句三轉。盤旋圓折。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插入有同一段。作開宕筆勢。有乍離乍合之妙。此文家善用轉換處。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正埳。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連引三子

孟之言不增一字便住得贊歎不盡之神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劈分精確疏爽惟其識高是以筆快。辨玉霸

劃然如犀分水只是道得出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七 空山堂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比喻甚奇。卻極精確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起筆峭折精神之極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如惡之三字緊轉有力。添及

是時三字極精神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永歎語意味深長。善說詩有往復轉換之神。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兩及是時。遙作對照。

甚緊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一語總收老健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劈分五條直截疏爽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一句總承筆力千鈞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層折疊轉

盤旋飛動。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從鄰國字摹寫是反托法。天吏字奇闊。筆筆轉筆筆沈摯。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八 空山堂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從痛切處。陡下一語。筆筆抱住。不放。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鼎排三筆意緊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九 空山堂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正落暢甚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數段反正開闔極波

潤紫迴 之妙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妙喻有奇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一語正結。一語反結。極暢足極老成。一篇文勢

俱以排疊對偶行之。別一機調而旋轉往復滾滾。不竭。柳子厚謂參之孟子。以暢其支。正謂此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起句突兀飄逸。一個比例法直用。

到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妙詮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痛切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孟取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痛切

如恥之。莫如為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孟子論支

卷二 公孫丑

十 空山堂

求諸己而已矣。一篇之中。屢用譬喻。而矢人函人。弓人。矢人。以及仁者。如射脈理貫串。關照生。

情奇趣肆溢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取與字用來靈活。與人為善語最精深。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一氣攢來。聯疊而下一節。直如一句。此節極似北

官黜養勇節文法敘柳下用代字法亦與孟施舍節畧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中開串入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十一 空山堂

柳下語敘次手法變。兩節煞語淡宕有味。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斷語斬截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篇孟子兵法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曲折清醒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排句中連下數非不字但覺輕靈不

見推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排疊有氣勢。○往復上意深厚雄健。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必勝矣。收復疏爽透快。○故君子每鉤勒有峭力。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詞令亦善。有對左氏風味。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三 空山堂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不便說破好與論語孺

悲章同意然不  
如孺悲章簡妙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採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詞亦

委婉有情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婉折入情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



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一折險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辨甚捷甚曲折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故作波折極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

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較論鑿鑿與戰國策生王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三 空山堂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此段引申出脫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正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一反句法深刻瘦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清折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加一句索性駁倒

孟子曰。皆是也。三字抵住欄截法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古 空山堂

而可以貨取乎。貨之字法深刻透快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之字法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陡然而入令人失驚凶年饑歲。子之民

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兩路逼詰作活語令其自吐供招妙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至此始全點大夫姓名亦一法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住得鶻突而有意味。爲王誦之四字省法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且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

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五 空山堂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句法鬆活輕妙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

孟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子何言哉渾妙

覺身分 更高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

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說來細貼入情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語極平和恬澹細算此篇說話祇得平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使乎。言之慘然痛切動人心肺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結語沈厚高勁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兩語判定老吏斷獄有仕於此而子悅之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六 空山堂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引例確當不易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明白坦悉今有殺人者。或

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亦用比例與上節對照互應今以

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較以暴易暴語尤精刻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小人聲口宛然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

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語不多而字字深嚴明快所論亦極

有理幾於無可置辨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極難辨析處只數語便已了然明快止三四語剖辨隨卽撇過妙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七 空山堂

若多作同護便沾泥帶水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不沾沾前事引伸題外閒閒議論字字

譏諷妙絕兩兩比較暗與陳賈說齊王語針鋒相對

孟子致為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詞令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二語最有分寸有斟酌極閒冷亦極婉摯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次敘

極委款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無字不曲無筆不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引子叔疑爲此。駭麟而蘊藉。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六

空山堂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淡宕之筆。愈開愈遠。

愈深後世。惟太史公能有其妙。然語無限。答嗟不更。作收結意味深長。此篇委婉閒淡。而情味無窮。孟子

中上乘文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輕傳

而嚴冷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三段參差調法

亦鬆靈

高子以告。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九 空山堂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剖辨極晰快卻極沈厚婉轉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子。低徊纏綿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

舍王哉。此一折更奇烟波無限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重疊往復純是

衷情純是姿態。浩然二字用得奇。知其解者以為純是一片淚眼也。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反收拘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綴尹士一語迴旋有情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士者警卓此二語亦堪名世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兩節低昂頓挫筆態神情妙極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孟子論文 卷二 公孫丑 三 空山堂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胸襟懷抱不覺充口道出滿口只作寬解語卻正是滿腹不

平處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前數章纏綿

以瀟洒閒淡勝○孟子乃古今第一風流蘊藉

人世儒乃謂有泰山巖巖氣象真以貌取者

孟子論文卷第二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韓洛孫毓祉仝校



孟子論文卷第三

滋陽牛運震階平學

滕文公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語簡括得妙省卻無數筆墨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劈空虛喝妙有機鋒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一 空山堂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連引三子之言不攪一語味極淡永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借書詞引伸己意渾合聯貫真成一串此善於引據者此篇多臚引成

語以申明已意另一格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

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禪志詞亦極有

風致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好世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二 空山堂

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住得峭勁。孟

子論禮特畧然說禮意卻自精深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繫承上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

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凡齊疏飭粥歆粥面深墨五月居廬等項分作三處點次錯落

互見不使讀者覺其寂寞而文字亦不累贅重複此處極見手法

滕文公問為國

滕文公問為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寬開起舒以養局。先引詩將不可緩之神。宕漾一番。從此入手。極從容。

雅風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是故節作一提。控此節。又作一宕。漾筆筆。

從容兼有變換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三

空山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釋文。體蕭酒風神典。制之文。卻能風致如此。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句法牽聯不斷。妙有逸氣厚力。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撇卻一筆好。正是鞅補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讀書具眼足見孟子經學之深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帶入學校極周密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一路從容衍敘忽然振筆作收

勒緊鍊有力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此亦無聊之思卻說得極興頭十分

欽動妙在詩真典冊文字長結果吾民衷誠其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四 空山堂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一篇體要。嚴峻整飭真典冊文字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下文字方整簡質與前半別一格調

先總提經界一段分出田祿次提滕國一段分出君子小人段落井井經緯分明反正順逆參差轉換典制文字極有手法者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段提撥疏剔眼目分明筋節警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此井田之條約也。插入此段。敦厚醇醴。趣致體格絕佳。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至此方點井田形制。

手法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末又圓融一筆。可謂盛水。

不漏。結法簡老。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五 空山堂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書法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

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寫得形踪詭異。

陳良之徒陳相。書法有眼目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點色目在前變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

氓。三句三聖人亦自往復繚繞。兩下分敘寫出各人本色。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忽然合併敘次極離奇。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

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盡棄其學四字是陳相罪案。神農之言

許行之言亦自有針線申應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一事兩問

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兩事一問

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

八問參差離奇。管子問篇戰國策中詰辨文字俱似此。寫一狡猾犯

人機警問官兩下機鋒如畫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斷語斬截。筆舌如刀陶冶亦以其械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六

空山堂

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

翻進一層。緊捷之甚

且許子何不為陶

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

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三何字層層

層駁詰咄咄逼人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幹轉神力。一語折。倒真有千鈞之力

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

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駁得透。快盡情

故曰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清靈明

明晰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是何世界說得駭心慘目。莽蒼古。茂交勢拍天鴛岸一片純是灑氣。堯獨憂之舉

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一鎖跌宕盡致。於非敘處看其渾灑於關鎖處看其流轉。

當堯之時以下大放厥辭文情風發泉湧沛然莫禦卻自鉤勒回環步步不離宗旨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七 空山堂

也虛筆作開宕妙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

而暇耕乎再鎖。疊用排句文勢如連山列波而沈渾灑溢而納有餘七篇中絕大文字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盤旋回轉極精

神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拖筆作襯託妙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天下草木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三鎖。三層。鎖凡三變法。止用直下語。並不另起一頭。此之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渾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下並攻其倍師文字。更勃勃有怒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八

空山堂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語贊歎聖人亦自高妙得體得神其言簡文

今也南轅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

罵得痛快足爲陳良吐氣

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者。

脫化詩詞妙。此段參用此喻斥罵之文亦自風流韻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爲不善變矣。

迴抱變字好。此處卻要說周公若云魯侯便沒氣力。嚴峻文有斧鉞雷霆



之聲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只二語便已駁倒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此篇當看其大氣鼓盪沈雄深渾處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九 空山堂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數句中轉折委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口吻吞吐入妙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

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

婉折。加一倍法。所謂持斝令滿。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所以所賤事

親也以彼之矛陷彼之盾真令無處躲閃。數句中數轉折筆極圓健。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語亦甚辨徐子以

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

長句矯矯有力

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

善解經旨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

一語道著真病真同棒喝。一本二本剖析得透切痛快。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眈而不視。善

容白描。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冀裡

刻骨。而掩之。數句惻但婉轉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掩之誠是也。丁寧纏綿。雖極無良人亦為心擢氣噎。一段寫得恰使蕭索刺人心肺。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然為間四字形容得神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十 空山堂

命之矣。語極簡妙。寫頓悟神情。如畫與首節請見若照應若不照應妙。寫孟子夷子背面問答點化機鋒

可想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玉。小則以

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倒裝文法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激昂蕭洒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辨折極醒快亦甚蘊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兩述嬖奚之言語飄逸而雋永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此亦

文字加一倍法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

直人者也委婉清暢末一折又極峻勁一曲一直筆墨之能事畢矣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十一 空山堂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嘻罵嘲笑

之文卻以風流典則出之故妙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屹然而止。筆筆拔起壁立千仞。世儒所謂泰山巖巖

者庶幾  
近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

則弔此篇前半寬以養局愈竟愈妙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樂括禮文有法三不敢緊承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十一

空山堂

法  
作章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句法映照自成結構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

一勒一放有輕舟過

曰丈夫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

趙岐謂孟子長於譬喻觀此等可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一筆迴抱古趣飛動。數句屈曲條達。要旨止此一節。卻用紆折引起多少。那展忽然跌入文境。最妙。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乎。隨筆颺開。正極闊肆。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三

空山堂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食志食功。分疏義極精確。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在法搖曳有情。正以不說盡為妙。通篇

妙用寓言。正以譬况見離奇。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意思語 自道染流動。敘事中忽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於天下句法 勁肆東面而征西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古 空山堂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至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其君子二語色澤情致俱佳。以往復爲咏歎以咏歎爲激射絕好文情濃厚清脫兼而有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不行王政一折筆力干鈞有轉石弄丸之妙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太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五 空山堂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玉何。清折

如話。一篇筆意清空皎潔。有水淨沙明之妙。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一

大意已完下皆作搖曳之筆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頓挫筆態輕漾之極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一語括盡小人肺腑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好頓挫娟峭輕婉風神絕佳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蘊藉風流乃至於此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可謂善聽然已虐極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六 空山堂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天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大眼孔。提唱一篇之綱。登高一呼，千山響應。孟子

他長篇往往先作一總冒。此止一語提起，更覺高老。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釋書

詞作宕曳，筆有餘態。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點次風神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水由地中行。寫水脈地理最精到。敘次中愾歎咨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中間括夏商多少情事。及紂之身。倒點有力。敘事議論相輔而行。茫茫蒼蒼。拍天駕岸。不見起滅。離合之迹。高文典册。

冠絕今古。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七

空山堂

缺。引書咏歎引伸。又幹補文武無迹。驅蛇龍驅飛廉驅虎豹等。皆立意爲奇闢語。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兩有之。惻然不忍。盡言累噓。太息。唱歎入神。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沈痛深悚。此段亦是直接下不另作轉語體

吾為此懼四字領起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

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收束老勁大力搏控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六 空山堂

公所膺也又引詩以開之風致從容是筆力有餘處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長句層累古勁沈厚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抱筆言外餘神意思無盡此篇高古沈渾孟子中

歷卷文字並耕篇韓昌黎或可及此則非太史公更無第二人能望其項背矣宋儒乃謂蘇家父子能得孟子

之妙真不知孟子并不知蘇氏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椽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止加一也字妙不可言看他用語語助之妙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

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數虛字

翰轉最



妙史記序事純  
是此等筆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轉折純是筋節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拖筆機警圓活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搖曳愈冷愈妙一路筆致似嘲似諷文格最別

以宕逸之筆寫靈警之思妙極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孟子論文 卷三 滕文公 充 空山堂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頰曰

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敘次中極跌宕之妙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兩兩比對機警清靈之極若仲子者蚓

而後充其操者也結尾一掉風神高逸

孟子論文卷第三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韓沅孫毓世全校

